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十五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德生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鈴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宋枋遠

謄錄監生<sub>臣</sub>程世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

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

起昭陽終寧平月真祐蒙  
太淵獻帝二月凡二年

太祖啓運立稱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開寶六年春二月丙辰朔陳州兵馬殿直傅延翰謀反

伏誅丙申曹州饒漕太倉米二萬石賑之是月高

麗王王昭卒子佃立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  
帝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諡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  
號順陵 辛酉新及第進士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  
人詣講武殿謝帝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  
應對失次絀去之時翰林學士李昉權知貢舉濟川昉  
鄉人也帝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  
情取舍非當帝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  
之帝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

酉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  
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  
等為考官乙亥帝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  
士廉與馬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  
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  
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賁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  
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為常式 試朝  
臣死王事者子陸坦等賜進士出身 壬午以教船池

為講武池關河為惠民河五大河為廣濟河 禁銅錢  
不得入番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詔諸州  
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  
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  
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  
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  
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 是  
日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

主歡心及還檣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  
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  
繕寫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  
多遜盡得之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帝嘉其謀始有  
意大用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  
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  
帝制序纂印頒天下 先是江南饑詔諭江南國主借  
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辛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 命

錢文敏知瀘州召見帝謂曰瀘州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進擅斂不法卿為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富弼曰祖宗憂恤天下瀘州去京師四千一百里至僻遠其差知州必盡自處分蓋憂民恤物不限遠近故延接臣下亦無所間也

五月癸丑帝知堂吏擅中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



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置其罰  
樞密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宴如時貴要多冒  
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李守信受詔市木以盜  
官錢敗皆自啓於帝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  
奏其事帝笑謂義倫曰爾非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  
遣中使按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  
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帝亦不違其志 庚申參知政  
事劉熙古以戶部尚書致仕 己巳交州刺史丁璉遣

使入貢詔以璉為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 辛未女真侵遼邊殺遼都  
監烏勒達伊喇鄂囉羅驅掠邊民牛馬而去 初京城

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鞠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帝  
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辛卯閱試在京百司

吏實訓作流外人七百餘人于便殿勒歸農者四百人

富弼曰流外入官最為冗雜出臨民政罕不侵漁于  
人太祖特減員數俾歸業省吏者正謂此耳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足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帝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足帛折稅並準市價知商州奚嶼希宰相意奏司戶參軍雷德驤為文謗訕朝廷械繫德驤具狀以聞帝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舉發普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事詞連秘書丞王洞及前攝上蔡主簿劉偉偉兄前進士仇并宗正丞趙孚帝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有疑普意

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升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等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擊其背有鄰號呼聲聞於外數日死 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帝初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既而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具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帝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

所為臣不得而知也帝默然自李宗矩罷帝於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果洞曉兵法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所向無敵十餘年無北寇邊民賴之及卒帝甚嗟悼即錄其子昭度為供奉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

及選人資叙相當者為司寇叅軍 中書擬左補闕辛

仲甫為淮南轉運使帝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

賜錢百萬有權酤主吏武希璉等二十餘輩逋歲課三

十餘萬緡連年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餒死者數人撈督

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八月乙

酉罷成都府偽蜀嫁裝稅 草澤王德芳

考異宋史太祖本紀作王

澤方今從長編 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芳同學究出身 甲辰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

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剛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已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帝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更奏之帝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復奏如初帝悟卒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帝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帝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帝弗聽起普隨之帝入宮普立于宮門良久不去帝竟從其

請一日大宴雨驟至帝不悅良久不止怒形於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政望雨于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帝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帝意類此常設大瓦壺于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懇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



願賜昭鑒帝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九月吏部侍郎參  
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  
為帝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  
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帝委曲問處耘事  
餘慶以理解釋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  
帝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封皇弟開封尹光義為晉  
王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  
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

部侍郎叅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叅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 壬申詔晉王光義

班宰相上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

初平

見乾祐元年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練導養之術

佑特信之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

禮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  
符令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國主遽遣罷之佑疑執  
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為朋比旦夕將謀反  
叛且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  
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  
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  
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屢上表  
言陛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

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  
答佑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悲置不問冬十  
月壬午佑復上表曰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孽自己  
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是陛下  
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  
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必欲罪臣願賜誅戮以  
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諱謗訕始由李平乃先收平  
下大理獄後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

死獄中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稍相持佑嘗答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殿在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此職洎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游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游從子元槁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甲申葬周恭帝不視朝 丁酉以除名人雷德驥為秘書丞

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官

官所譖帝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命去冠帶仁朗  
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壕寨都監伐木除  
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  
豈復為姦利以自污帝怒解止傳其官乙巳起為權易  
使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為嘗曰  
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蚤死不及見  
其敗幸矣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午多遜起復是

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  
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為  
長定格三卷循資格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

永式自是銓注益有倫矣

李燾曰重定循資格實錄在  
七月己未今從本志繫之歲

末

### 始行開寶通禮

七年春正月北漢改元廣運

十國春秋曰歐陽五代史  
言孝和帝歿于天會十三

年英武帝嗣位即改元廣運皆非也當稽定王劉繼顯  
碑文為右諫議大夫楊夢中所撰中云天會十二年今  
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署廣運元年歲  
次甲戌九月丙午朔而李惲千佛樓碑銘亦署廣運二

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午朔夢中與惲本北漢臣此最可信云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丙戌日有二黑子

政異東都事畧作丙子今從宋史

壬辰慶州刺

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

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三月遣

使如遼四月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

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

旨是月遼遣使耶律昌珠來聘五月戊申朔殿中

侍御史李瑩坐受江南餽遺責授左贊善大夫監察



御史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  
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壬戌命  
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弟

從善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却登高文以見  
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

政異南唐書繫此事  
於秋今姑從長編

帝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六

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為司門員外郎通判充  
州僚佐悉推恩又封從善母凌氏為吳國太夫人陸

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帝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  
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  
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 秋七月盧多遜既還

江南國主知帝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冊帝不許於是  
復遣閭門使梁迥使馬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

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帝始決意

意伐之

梁迥以此歲夏出使  
不知何月今附此

初江南人樊若水

攷異  
長編

作若水今從  
陳桎續編

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

先釣魚采石江上用小舫載絲繩維於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帝令送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啓帝以老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帝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南丹州蠻莫洪燕內附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

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帝又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侍什物無不悉具乃召吳越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倣羊馬諭旨于倣八月戊寅倣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倣器幣且密告以師期九月癸

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  
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  
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帝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  
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以左拾遺知  
制誥李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  
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令往必見留其  
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張洎亦勸國主  
無入朝國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

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之無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帝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

使還當在此月後今并言之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

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冬十月甲申帝幸迎春苑登汴隄發戰艦東下丙戌幸東水門發戰櫓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帝

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南方之事

一以委卿切勿暴畧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

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

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

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攷異邵氏見聞錄云趙普實薦曹彬按此時普已罷相出鎮矣恐邵

氏誤今不取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

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

騎千人為倣前鋒且監其軍 乙亥曹彬等自蘄陽過

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  
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  
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  
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  
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  
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月己酉曹彬等  
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  
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于采石磯跨江



為浮梁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最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厯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厯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

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疎遠自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魏羽以城降我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至如此宜其旋被

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生擒

馬步軍副部署楊孜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

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百匹至是驅為先鋒

以拒我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

癸未選大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

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

攷異按宋史云點李從善部下及江南水軍一千三

百九十人為歸化軍今從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

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過之如履平地初為

浮梁國主聞之以語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  
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  
使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  
同禦我師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

彥華見顯  
德三年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

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遺書其畧云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已  
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

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於新寨

攷異作新竹砦

今從楊氏長編紀事本末

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我師遇真

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大敗遼涿州刺史

耶律琮致書於權知雄州孫全興其畧云兩朝初無纖

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

國不亦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帝命全興答書許

修好焉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

記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

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於江北  
岸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 己酉曹彬敗江南軍於  
白鷺洲 癸亥吳越兵拔利城砦 丙寅曹彬等破江  
南兵於新林港口 庚午北漢寇晉州守臣武守琦敗  
之於洪洞 辛未吳越王俶敗江南兵於常州北境上  
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  
千人於州界 初曹彬等師未出帝命王明為黃州刺  
史密授方畧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至是以

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渡江敗江南兵於武昌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破江南兵於溧水江南都統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曾勉之父子八人皆沒于陣 乙酉帝御長春殿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天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

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濟大兵隨之江南軍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汭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 癸巳命京西轉

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

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敗江南兵於袁州西界 癸



丑曹彬等敗江南兵於白鷺洲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內城甲子知揚州侯陟敗江南兵於宣化鎮丁卯以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驥並權同知貢舉權同知貢舉始此戊辰帝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塞孤貧之路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賦題試之得進士王嗣宗以

下三十人諸科紀自成等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  
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 三月尚  
食供膳有蝨緣食器旁帝性寬仁多恕謂左右曰勿令  
掌膳者知帝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  
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盖有意於措刑也故自二年  
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乙亥權知廬州  
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 庚寅曹彬等  
敗江南兵於江中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

赴江南 已亥遼使克實克慎思以書講和 夏四月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乞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  
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宰相擬上州  
司馬帝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  
輩但當於樂部遷轉爾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令 王

明敗江南兵於江州界 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城

距守大將金成禮劫萬城以其城降 壬戌幸都亭驛

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敗江南兵

於秦淮北 五月壬申朔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師尚書令益食邑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松江

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破江南兵於武昌 初陳喬張

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吾師吾師入其境

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不卹政事軍

書告急非徐元禔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

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

暉之子也

暉初見乾祐六年

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

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云  
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  
不勝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我師者繼勲鞭  
其背而拘之由是衆情憤怒一日國主自出巡城見吾  
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  
勲付獄殺之軍士爭鬻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勲既誅凡  
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  
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擁十萬

衆屯湖口請將請乘江漲速下令賡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奈何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以病遷延不行令賡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賡不從詔以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算六月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疾不飲齧必唾而

咒曰是豈有符王耶初契丹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符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以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凡八十三日乃滅癸卯曹彬等敗江南兵於城下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鑑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鑑即奉表請罪帝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鑑還國

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為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私遣人求哀時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多疾疫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帝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悞陛下願夷三族帝屏左右召升殿



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吏部流內

銓

或云已發詔罷兵因陟言始命  
追還蓋悞也時方有此議爾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

軍於潤州城下

九月壬申帝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

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

馬哉自是遂不復獵我師初起江南國主以京口要害擢

素所親任侍衛都虞候劉澄為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未

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泣辭歸盡

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當散此以圖勲業

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  
澄不肯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引所部舟師八千來  
救時澄已通降款徐謂絳曰閒者言都城受圍日久若都  
城不守守此何為絳亦知城終陷遂潰圍而出戊寅澄帥  
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趣宣州日夕酣  
飲為樂或勸赴難皆不答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帝旨國  
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也  
北軍旦夕當自退國主乃止李穆既還帝復命諸將進兵

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畧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方督朱令贊舉湖口兵入援謂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又以

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簡垂間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於是大臣亦先白帝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入朝仰而大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帝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

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帝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

能曉帝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

寅鉉等辭歸江南

致異按實錄徐鉉同惟簡凡再至京師故五代史及談苑太祖對鉉辭有

不同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見時談苑所載附之後見時上初答惟簡但云不曉爾主所言後遂詰責之初猶以理折鉉後乃直加威怒其事勢或當然也辛亥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

弟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丁巳遣使

修洛陽宮室帝始謀西幸也江南國復遣使貢銀五

萬兩絹五萬匹乞緩師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

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帝密遣使令明于州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以疑之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幡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感困縱火距關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已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攷異本紀及劉遇傳皆云禽令贇于皖口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錄又云虎踞

洲未知孰是今從  
本紀及劉遇傳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頗任

數設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車駕臨幸蟠  
伺上將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遽  
出迎謁帝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十一月徐鉉  
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于便殿  
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  
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帝與反覆數  
四鉉聲氣愈厲帝怒因按劔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

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  
恐而退帝復詰責惟簡甚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  
進意李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他日願  
得棲隱帝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  
江南兵於湖口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  
北以圖來上帝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  
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連成之  
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



令徙置戰棹以防他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  
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  
持一炬鼓噪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又獲  
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我師圍金陵自春徂冬  
居民樵采路絕曹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  
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蚤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  
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彬日遣人督之  
且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

左右之言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  
七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即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  
國主不聽先是帝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  
困關李煜一門切無加害于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  
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  
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  
香為誓翼日彬即稱愈 乙未金陵城陷將軍高彥馬  
誠信及弟承俊帥壯士巷戰而死勤政殿學士豫章鍾

舊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初陳喬張洎同  
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  
於是攜妻子及素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  
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為辭國主  
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何面目見士  
人乎遂自經死洎曰臣與喬共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  
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  
也

攷異張洎傳言洎與陳喬同升閣喬自經死洎視喬  
氣絕乃下而談死載喬縊于視事廳洎猶不知國史

蓋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恐九國志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閤乎談苑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為喬已北降明年乃得喬尸按此則所云升閤者謬甚矣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不死耳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者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

彬整軍成

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先見潘美設拜美答之次欲拜彬彬先使人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敢答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

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  
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梁迴田欽祚等諫曰苟  
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迴等力爭不已彬曰  
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  
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攜極鮮頗  
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  
保全者甚衆仍大蒐於軍無得匿人妻子倉廩府庫委  
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

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  
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  
稱賀帝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  
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  
饑民 辛丑赦江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  
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 今太子洗馬河東呂龜  
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己未以恩赦侯  
劉鋹為左監門衛上將軍改封彭城郡公 戶部負外

郎知制誥王祐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

陟所注擬祐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為學士陰

傾宰相趙普累諷祐助已祐不聽多遜不悅癸亥祐坐

陟事黜為鎮國行軍司馬

攷異司馬光日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名節度使符彥卿

非跋扈逆上意故貶蓋悞也開寶三年彥卿已徙鳳翔祐貶時彥卿死矣

先是帝嘗召吳

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

大功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

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

告倣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  
全民策之上也倣深然之甲子遼遣耶律烏珍來賀  
正旦丁卯倣請以長春節朝覲許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

起柔兆困敦正月盡強圉赤奮若十二月凡二年

太祖起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開寶九年

十二月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李燾曰：司馬光資治通鑑例年號皆從後來者為定。唐高

祖武德元年正月便不稱隋義寧二年明皇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太極元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

祐四年今按太宗于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雖不踰年與常例不同仍稱開寶九年。按此例正謂太宗與異姓弋命者不同不與其不踰年而改元之意也其辭婉而義嚴矣今從之

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

臣乾學曰國君踰年改元春秋之法此固世及者一定不易之常經也其他更姓改物者原不在此例父子相繼不踰年而改元惟唐肅宗即位靈武為之然明皇之受內禪已嘗于當年改延和為先天矣肅宗當國祚呼吸存亡之際欲借此以係天下之人心新

四方之觀聽不得不然情亦有可原者至于太宗誠  
為有失無怪乎紛紛之議也然考太宗于開寶九年  
十月二十一日即位至十二月二十日改元亦已遲  
至兩月何難于此十日而不俟至明年為名正而義  
順乎明臣程敏政有言曰五代以來殘年改元殆成  
故事即太祖不嘗以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開寶乎  
此論甚和平得情亦足以見太宗為無心之失矣而  
朱子於此事亦謂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疎理會不

得此語尤切中當時君臣之病刻者乃遽欲執此以定太宗無兄之罪然則明皇不踰年而改元豈亦有無父之心乎長編仍書九年後之修史者竟易為太平興國元年其說曰兄終弟及與父子等而汲汲改元所以直著其罪也愚謂如其言則是予之非奪之也削太祖開寶將盡之九年而遵太宗太平興國十日之元年非予之而何故應上大書開寶九年下分書十二月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既不失據事直書之

體而所以待太宗者是是非非之際亦昭然不可掩矣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帝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帝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宜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帝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

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帝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我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大忤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初欲殺洎及是竒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

替昔日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

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其

從降官屬俱授官有差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

事于南郊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

太平帝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

易以立極居尊許之 壬寅遼主諭史館學士書皇后

言亦稱朕暨予著為定式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曹彬

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彬歸自

江南詣閤門進膀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帝許彬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按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

帝愛惜爵位不妄與

人類此已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



供帳之具及至即詔倣居之寵賚甚厚倣所貢奉亦增倍於前 帝初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帝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修勑器械無不精辦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 庚午命吳越王倣劔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倣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為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

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帝數召  
倣與惟濬宴射苑中時諸王預坐倣拜輒令內侍掖起  
倣感泣又嘗令倣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  
禮倣伏地叩頭固辭乃止帝將西幸倣懇請扈從不許  
乃留惟濬侍祠遣倣歸國是月宴講武殿謂倣曰南北  
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倣泣涕願三歲一朝帝  
曰川陸迂遠竢有詔乃來也初時羣臣皆有章疏乞留  
倣而取其地帝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袱以賜倣封識甚

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倣章疏也倣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倣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攷異李燾曰倣在太祖朝止一入覲記聞及東軒錄等或云江南未平倣

來朝太祖遣歸江南既平復來朝皆謬也五代史又云倣還國益以毘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為按太祖待倣甚寵當無此語蓋出於魏王繼岌破蜀時或傳者誤飾之今不取

丙子

車駕發京師丁卯次鄭州庚辰帝謁安陵奠獻號慟左

右皆泣既而登闕臺西北嚮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

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

攷異談苑

載帝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蓋誤也今從實錄正史

辛未帝至西京見洛陽宮室

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勲面獎之

加彰德軍節度使以王全斌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

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

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厚賜之

夏四月庚子

合祭天地於南郊時雨彌月不止及期始晴霽以訖成

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  
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是日御五鳳樓大赦 壬寅  
大宴賜賚有差 帝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  
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帝不從既畢祀  
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  
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  
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  
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帝亦弗

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  
長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  
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  
在險帝不答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  
之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考異李燾曰李懷忠為  
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

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  
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文闕之

甲辰

始下詔東歸 丙午車駕發洛陽宮辛亥至東京初李

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

江州軍校胡則與牙將宋明德殺刺史據城不降詔先  
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  
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巳始拔之時則  
病甚卧床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  
怪也翰腰斬之并殺明德遂屠其城死者數萬人所略  
金帛以億萬計翰偽言欲致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  
像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  
置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網羅漢是月遣田守奇如

遼賀生辰自是歲以為常 己未著令自今旬假不視  
事賜百官休沐 帝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  
能及六月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金  
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帝雅鍾愛尹  
京十五年庶務修舉帝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病殆不  
知人帝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自辰  
至酉王汗洽蘇息帝乃還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  
帝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鎧



以出帝顧見因賜璫等控鶴官衣帶及毼帛勉令盡心

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

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考異蔡惲夔州直筆云太宗以晉王尹京對罷宣諭曰久不見汝所

乘何馬牽來一觀遂傳呼至殿陛叩御馬臺敕令晉王對  
御上馬太宗皇懼辭還乃密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  
上下馬何辭馬太宗駭汗趨出命近侍挽留送上馬遂  
再拜乘馬馳走回旋於殿庭而出示太宗繼及之意也  
按太祖繼及之意蓋先定  
於昭憲榻前矣今不取

武寧節度使王全斌卒全

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

其黜居山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及卒贈中書

令 八月乙未朔吳越國王進射火箭軍士 丁未命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  
美為都虞候暨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伐北漢  
丙辰我兵入太原又命忻代行營都監郭進等分攻忻  
代汾沁遼石等州 是月女真侵遼貴德州東境 九  
月甲子党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下北漢主求救於遼  
遼主遣其相耶律汝救之 辛未遼東京統軍使徹林

詳袞涸奏女真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 冬十月帝不

豫驛召道士張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

隆觀設黃籙醮是夕帝召晉王光義入對屬以繼位夜

分乃退

李燾長編冬十月初有神降於蓋屋民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初號黑殺將軍王帝之輔也守

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帝不豫驛召守

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王鏐開晉有仁心言訖

不復降帝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遯避之狀既

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注云此據吳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錄正史實錄並無之野錄云祖宗

潛曜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闕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  
又曰真無每有之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  
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微之  
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  
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憑邪至  
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  
下詔草澤遍訪之人或見於輟轅道中嵩洛間乃開寶  
乙亥歲也上已被襖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  
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  
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吾  
久欲見汝決尅一事無它吾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  
十月二十日夜暗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置上醅留  
之俾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  
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  
晴星斗明粲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  
驟降移伏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

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迎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滿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戲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侍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放聲大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蓋有如此者文瑩宜不妄故特著於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豈即張守真耶或復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祖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則聖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者飾說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謬誤太祖既不豫寧復自登閣且至殿庭戲雪乎今畧加刪潤更竢詳考顧命大事也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搏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

寢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粲交更再令出視乃  
奏天陰繼言雪下遂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命置  
酒付宸翰屬以繼位夜分退上就寢侍寢者聞鼻息聲  
異急視之已崩太宗於是入繼按惇所載與文瑩畧同  
但即以道士者為陳搏爾搏本傳及談苑並稱搏終太  
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誤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禹偁建  
隆遺事云上將晏駕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趙普盧  
多遜入宮見於寢閣上曰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見卿等  
無他為有數事未暇行之卿等將筆硯來依吾言寫之  
身後切須行之吾瞑目無恨也遂授普等筆硯上自陳  
述普等依上言而寫數事皆濟世安民之法普等因嗚  
咽流涕而言此則謹依謨訓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見  
陛下處置上曰何事也普等曰儲嗣未定陛下倘有不  
諱諸王中當立何人上曰可立晉王普等復曰陛下艱  
難創業卒致昇平自有聖子當受命未可議及昆弟也  
臣等恐大事一去平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上曰吾上

不忍違太后慈訓下為海內方小康思得長君以撫之  
吾已決矣願公等善為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器  
賜普等令歸第翌日上崩於長慶殿由是晉王聞普等  
有此奏議大銜之嗣位後坐多遜事連秦府貶死於嶺  
表闕趙普以婦人取媚於禁中遂獲免謹按世所  
傳建隆遺事十三章此其第十一章也是尤悖謬不可  
信蓋開寶六年八月趙普已罷相出鎮河陽後三年太  
祖晏駕此時趙普實在河陽安得與盧多遜並居相位  
耶又遺事第七章稱杜太后及太祖召晉王秦王南陽  
王等相約傳位陶穀為誓書趙普告天地宗廟此固不  
然也設如所言則太祖傳位晉王約已定於建隆初矣  
開寶末命宰相又何請耶就復請則決非趙普也且遺  
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當參同今第七章既云爾其  
第十一章又云爾豈不自相矛盾耶臣素嘗反復推究  
此章蓋普之怨家仇人多避親黨所為欲肆其詆毀故  
託名禹偁竄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仕太宗坐

直屢黜故羣小因之然禹偁素識道理忠義人也決不敢鑿空架虛污職君父若此不顧且禹偁集所載表章多代普作禹偁傳亦稱普雅愛重禹偁縱禹偁書惡不為普隱亦須驗實傳信方太祖晏駕時普不在相位士大夫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蓋明甚必多遜親黨不習朝廷典故者所妄作也且非獨此章為不可信其他章要不全足蓋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俗畧不似禹偁平日口聲故臣燾竊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遽信之不復推究此最害義者故不可不辨以曉來世云。考異按蔡惇直筆云十月二十日前夕太祖召太宗入對屬以繼位夜分乃退本甚明白李燾作長編改繼位為後事且去夜分乃退四字又據僧瑩湘山野錄載道士降神語并燭影斧聲事其後又據司馬光紀聞載帝崩宋后召德芳而王繼恩等召晉王事兩說甚異燾俱列之不虞矛盾何也蓋燾此書固編



以俟考者未成史也史以傳信即無燭影斧聲之說妄亦當細考詳定主於一說豈可一時之事彼此異同况野錄紀聞一出異端之徒一出名臣之手後人宜何所信乎史稱燾博極羣書其為長編專務廣採擇焉不精良然今從直筆紀聞餘一槩削去庶杜後人之疑其詳見癸丑帝崩後

癸丑帝崩於萬

歲殿時夜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生於府門德玄榮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當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

晉王有疾故來繼思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  
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久不出  
繼思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雪中  
步至宮繼思止王於直廬曰王姑待此繼思當先入言  
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  
聞繼思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思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  
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  
富貴勿憂也

李燾曰此據司馬光記聞誤以王繼思為  
繼隆程德玄為賁德玄今依國史改定按

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年七月娶焦繼勲女出閣時年十七德芳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傳亦不言有子德芳非宋出也當考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天文三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邑時朝廷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玄惶駭因止韶於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於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昨數日韶以赦免按此與程德玄傳所稱宿信陵坊夜有扣門疾呼趣赴宮邸事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德玄傳及司馬光記聞甲寅太宗即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

臣乾學曰宋太宗無兄之心授議於後人者不止一

端被以惡名則倡於胡氏一桂而陳楊貝諸人和之  
然黃文獻潛宋潛溪濂劉文介儼皆已力辨其誣惟  
程篁墩敏政其說尤詳懼後人之疑復著宋紀受終  
考以證之臣謂太宗之必不為其事無容多喙即於  
太祖之必立其弟信之杜后之命太祖顧趙晉曰汝  
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太宗寧不信之於張齊賢則曰  
吾留使輔汝平居則稱之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太  
宗又寧不信之夫殺逆大惡常人之所不為即使太

宗狼戾不如常人亦必懼此位之不吾屬而後不得已而為此也位已屬我矣兄已不豫且屬後事矣而猶汲汲為此極惡之舉雖至愚者斷不出此然則此疑何自而生曰起於李燾之並存野錄紀聞成於陳經之強合兩說而又附會增益之他因無所據也或曰顧命之事何以獨畧曰太祖素彊無疾故崩於癸丑而已亥猶幸西教場相去不過旬日史亦不記帝得何疾則必暴疾發於數日之間者耳前一夕雖召

太宗屬後事帝亦不自意其遽崩也壬子夜分太宗  
退癸丑之夕上即崩宋后乃有召德芳不遵遺詔之  
意而不意繼恩之以晉王至也故后見王愕然遽呼  
官家吾母子云云其事狀甚明何乃多載野史欲以  
解疑而反滋惑乎後之讀史者心既不平於太宗後  
日所行之事信其侍兄之薄復據此怪誕不經之語  
直欲坐以大逆無道之事其意亦欲懲惡而不知道  
以長無父無君之膽而導不孝不悌者之路也夫說

之足以害世道惑人心者寧為彼野錄所登必不可  
輕為吾正史所載是以反覆討論慎重於筆削間而  
竊附於春秋惡惡欲短之義云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詔令緣邊禁戢  
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以聞須  
面奏者閣門使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至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  
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今來臣寮非差遣合上

殿者不得對近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此蓋大臣不言致采言之道未廣也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最篤不欲德芳異其稱呼并詔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為皇子皇女焉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參  
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  
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 十一月甲子追  
冊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  
氏崇珂之女兄帝微時所娶也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  
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  
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  
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故時瀛州

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擅發麾下兵入遼境畧奪由  
是與漢超交惡帝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  
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  
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  
率更令徐鉉為之文

漢超立碑在開寶八年十一月今附此

進在洺州日

嘗於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  
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詔諸道轉運使  
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

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  
臨事弛慢所泣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

呂中曰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  
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  
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

以供奉官薛惟吉為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  
士盧雍並為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  
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帝特命之非舊典云 是月進

封劉銀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去違命侯舊號 十二月癸巳朔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甲寅帝御乾元殿受朝懸而不樂大赦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戊午遼遣使來聘 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罷河東兵

史臣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

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  
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  
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今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  
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  
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于  
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  
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虜創業垂統之  
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臣乾學曰後世君臣其得天下與二帝三王異者祇此自私自利之心害之耳不然宋太祖之中外擁戴而受命不傳天下於其子而與弟何遽不若堯舜湯武矣哉跡其即位後全功臣於令終待降王以殊禮寬大以養民力誠信以勵臣工遂開太平永久之作雖後稍衰弱播遷由其子孫失德非祖宗之咎也程子謂本朝有不可及者五事豈不信哉竊嘗論太祖之為君智畧如漢高而忠厚過之謙雅如光武而豁

達過之勤敏如唐太宗而方正過之惜乎天不假之  
以年治止此也三代以降質美而可與希帝希王者  
一人而已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在殯不視朝 丙  
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  
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錢與金帛同掌歲久儲蓄盈  
羨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按行府廨見一室局  
鑄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其價直數百萬

乃李氏宮闕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帝曰非黃中

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

李燾曰黃

中知昇州不得其月日據本傳在二年今附見於此徐度國紀載之二月庚子不知何據

帝初即

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間闕顧

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

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

五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

熙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侯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



陟監之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帝御講武殿  
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  
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  
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  
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  
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  
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為詩一章賜之第一第二  
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

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帝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召令升殿諭之曰

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

萬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獻十策

下并汾富民封建敦

孝悌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

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

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

衛士曳出及還語帝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

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  
帝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在數十人後帝不悅乃

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

考異

按前言凡五百人此言一百三十人者自一等至第二等及九經所取者也其他第三等及諸科三傳出身者不在其內意齊賢時在二等故然言悉與超除則是前所云第一第二等進士皆授京官及通判之謂耳後史不考皆云為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非也齊賢雖在數十人後固已及第矣當云為齊賢二等盡與超除則是矣

蓋為齊賢故也 乙亥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同本

出身褒先聖後也 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

曰日駢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吳越  
王俶遣其子溫州刺史惟演來修貢賀登極 己卯吳  
越王妃孫氏薨詔給事中程羽為弔祭使 二月壬辰  
朔樊若水請置監於昇鄆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  
銅者悉禁民採並取以給官鑄且除銅錢渡江之禁詔  
從其請民甚便之 癸巳吳越王俶遣使來修時貢  
甲午遼遣使來賀即位及正旦 罷江南鐵錢悉鑄為  
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

考異實錄作七月  
丁亥今從宋史

右

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已未詔賜錢三百萬煜  
雖貧張洎頗勾索之煜以白金類面罷與洎洎意猶不  
足 己亥吳越王俶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聘禮 庚  
子帝改名炅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  
不須迴避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  
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  
食之以樁積貯其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  
門不絕民甚苦之不敢告帝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

會有訴者亟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驥往鞠之繼  
勲具服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勲并女僧八人於洛  
陽市長壽寺僧惠廣常與繼勲同食人肉帝令先折其  
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 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樂

三月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權場局大出官庫  
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三  
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帝從之一歲中果  
得三十萬貫 戊寅命翰林學士李昉等編類書為一

千卷小說為五百卷 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為軍中牙

校豪橫奢縱民間苦之上雅知其弊始即位即詔諸州

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未悉補殿前承旨

以賤職羈縻之 己丑置威勝軍許遼人互市

隆平集云以李

繼昇築海州北亂柳九圍中為威勝軍

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

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

本仍傳送之 夏四月甲寅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

來助葬 乙卯葬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於永昌陵

五月癸亥向拱張永德張美劉廷讓皆罷節鎮為諸  
衛上將軍 丙寅詔繼母殺子及婦者同殺人論 庚  
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遼石贊善大夫穆被副之  
將至境聞朝議興師伐北漢仲甫知北漢倚遼為援述  
留未敢進飛奏俟報有詔遣行既至遼主問曰聞中朝  
有亮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  
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  
成命命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



帝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  
命矣 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為乾明節 己卯祔太祖  
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  
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別廟 庚辰詔修鳳  
翔府終南山北帝宮宮即張守真所築以祀神者也

閏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玄往  
宿州迎勞之 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丁巳  
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

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為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險易戶口之衆寡也 是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

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乘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八月丙寅

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

絹萬匹

宋史云乙丑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來朝今從長編為丙寅

帝初即位以

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

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事多為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  
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  
奏事於是號州刺史許昌裔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  
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  
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  
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帝納瀚言戊辰詔諸州並直  
屬京天下節鎮無復有領支郡者矣考異李燾曰按此時已盡罷節鎮所  
領支郡矣而實錄興國七年五月辛亥又書詔以  
涇州直屬京不知何也今削去不著更須考之  
九

月吳越王俶將入朝先遣其子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  
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唐天  
祐中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又  
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國初因漢制其輸官亦用  
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  
錢為百者丁酉詔所在悉以七十七錢為百每千錢必  
及四觔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  
官官據銅給其直私鑄者棄市帝屬意戎事每朝罷

親閱禁卒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辛亥大閱帝與  
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  
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  
節其進退每按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  
盛近代無比帝悅即以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服  
者也 容州舊貢珠太祖平劉鋹詔廢媚川都及禁民  
採珠至是復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丙辰帝始  
狩於近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 國子監主簿郭忠恕

決杖配隸登州禁錮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譏帝  
怒故有是謫忠恕行至臨邑卒 丁巳吳越王遣使乞  
呼名不允 冬十月辛酉命左衛大將軍李崇矩為邕  
貴潯橫欽賓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徙瓊崖儋萬麾下軍  
士咸憚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  
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已  
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四五年恬然不  
以炎荒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俟風或旬餘或彌月崇

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  
矩純德之報云 遼遣使來賀乾明節 己巳羣臣請  
舉樂表三上從之 是月初權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  
日有食之既遼司天奏日當食不虧 庚寅日南至帝  
始受朝 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為忠武節度使進掌  
禁衛凡十二年嘗徵巡京師閭巷間有畜奇禽異獸者  
進或見必命左右取而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  
禽獸乎嘗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孫貧賤進分月俸錢

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十二月丁巳朔試諸州所送天文術士隸司天臺無取者黥配海島 癸酉詔定晉州磔法私煮及私販易者罪有差 靈州通遠軍界諸蕃族剽畧官網詔知靈州通遠軍使董遵誨討之遵誨分將出兵諸蕃族大懼盡歸所掠肉袒請罪遵誨即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畧秋毫不敢犯帝命遵誨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